

《红拂传》（一名：《风尘三侠》）

主要角色

红拂：旦
李靖：老生
虬髯公：净
李世民：小生

情节

剧本叙述隋炀帝杨广出游扬州，留越公杨素留守。三原布衣李靖有天下之志，往见杨素，相府歌姬张凌华，即红拂，窥见李靖英俊，十分心折，乘夜盗了杨素令箭，乔装投奔李靖，两人结为夫妇，一同远走。路遇虬髯客张仲坚，彼此相投订交。虬髯亦有志平定中原，但知太原李世民雄才大略，于是约定一同访谒，再定行止。见了李世民之后，虬髯客自叹不及，李靖则决心辅佐李氏，虬髯客乃将家资赠与李靖夫妻，飘然而去。

注释

《红拂传》一名《风尘三侠》，取材于唐人杜光庭的《虬髯客传》。这个剧本出自罗瘦公先生的手笔。程砚秋同志早年曾演出。

根据《程砚秋演出剧本选集》整理

【第一场】

（李靖带剑上。）

李靖（引子） 书剑天涯，对江山，负我奇才。
（念） 投笔人争羨虎头，漫夸谈笑觅封侯。丈夫更有凌云志，钟鼎勋名未足酬。
（白） 卑人李靖，字药师，京兆三原人士。先父官拜赵郡太守，母舅韩擒虎，官居上柱国之职。卑人本出将门，深通兵法；只因素有大志，不肯俯仰求官，为此放浪江湖，蹉跎岁月。方今天下大乱，正英雄用武之时，闻得隋帝驾幸江都，越公杨素，留守西京，招纳豪杰，我不免前去西京求见，看他相待如何，我便趁机观变，以图进取，就此渡江前去便了。

（李靖出门，行。）

李靖（西皮慢板） 看四海乱纷纷中原动荡，
天生我奇才士立志非常；
那隋帝无道君万民怨望，
因此上起刀兵到处称王。
我本是大英雄才高识广，
必须要立奇功四海名扬；
趁此时到皇都观看景象，
又岂能守笔砚终老家乡，
（白） 一路行来，已是大江边了。怎得个船儿，渡我过去？啊！好了，那边有个渔船来了。
啊，渔翁，快摆船来，渡我过去。

（刘文静上。）

刘文静（念） 日月山河随手转，经纶天地待人为。
（白） 岸上何人，大惊小怪。
李靖（白） 渔翁，渡俺过江，多把酒钱与你。
刘文静（冷笑） 嘻嘻嘻。
（白） 老子在此钓鱼，无拘无束，就是当今皇帝也不能命令与我；你这个汉子如此鲁莽，就要呼唤起老子来么？

（李靖失惊。）

李靖（白） 看他口出大言，或是个隐逸之士，待我下礼于他。

啊，渔翁，卑人一时失言，不要见怪，相烦渡俺过江如何？
 刘文静（白） 这便才是。汉子，你且上船来。
 李靖（白） 有劳了。
 （李靖上船。刘文静背供。）
 刘文静（白） 我看这汉子，相貌超群，或者也是英雄之辈。待我问他一声。
 汉子，你姓甚名谁？哪里人氏？
 李靖（白） 小生姓李名靖，京兆三原人士。
 刘文静（白） 原来是药师兄，幸会、幸会。
 李靖（白） 请问渔翁上姓？
 刘文静（白） 在下刘文静。
 （李靖失惊。）
 李靖（白） 啊！莫不是肇仁兄么？
 刘文静（白） 正是。
 李靖（白） 久仰大名，为何隐居在此？
 刘文静（白） 只因天下大乱，暂且隐姓埋名，求访真王，故而在此。不知药师兄渡江，要往何处？
 李靖（白） 闻听越公杨素，招揽豪杰，为此前去西京求见，乘机观变，以图进取。
 刘文静（白） 那杨素困于酒色，已无大志，不过尸居余气而已。唐公李渊之子李世民，乃盖世英雄；现在太原，招贤纳士。小弟就要前去相投，辅佐于他，共成王业。
 李靖（白） 原来李姓有如此人才，倒要会他一会。
 啊，刘仁兄，要往太原，几时前去？
 刘文静（白） 我不久就要前去。药师兄到了西京，倘若不能得志，也到太原来如何？
 李靖（白） 谨依遵命。船以泊岸，就此暂别。
 （西皮摇板） 登程且向西京往，
 见了越公在定行藏。
 刘文静（西皮摇板） 且喜李兄才略广，
 太原相会再商量。
 李靖（白） 刘兄，后会有期。
 刘文静（白） 相见不远。
 李靖（白） 请。
 刘文静（白） 请。
 （李靖下。）
 刘文静（白） 李兄已去，我不免弃了渔船，前往太原便了。
 （西皮摇板） 眼望太原心向往，
 全凭韬略辅真王。

（刘文静下。）

【第二场】

虬髯公（内西皮导板） 一剑随身过太行，
 （虬髯公上。）
 虬髯公（西皮流水板） 平生志气不寻常！
 龙腾大海翻波浪，
 天下何人做帝王？
 四海英雄谁敢抗，
 要把中原作战场。
 （白） 俺，张仲坚。排行第三，生于山东，隐姓埋名，天生一部虬髯，人都称我为虬髯公。只因天下大乱，群雄并起，是俺素有大志，意欲平定中原，造成王业，为此准备资财，待时而动。俺有一道兄，名唤徐洪客，乃是天下奇才，深通兵法，约定今晚到此，密商大事——天色不早，徐道兄敢待来也。
 （徐洪客道装上。）
 徐洪客（念） 天下英雄争逐鹿，好凭谋略定行藏。
 （白） 啊，张贤弟，你倒先来了。

虬髯公 (白) 来已多时。等候道兄到此，一同商议。

徐洪客 (白) 我等一同登山去者。

(西皮摇板)

虬髯公 (西皮摇板) 天下纷纷何日定，
未知何人定太平。
锦绣中原谁管领，
要凭贤愚看分明。

(徐洪客，虬髯公同登高。)

徐洪客 (白) 张贤弟，此处倒也僻静。啊，你看隋帝驾幸江都，乐而忘返；天下刀兵四起，看来那隋家的天下，定然是难保的了。

虬髯公 (白) 隋家气数已尽，这可不言。但是你我起兵的机会，应在何处？

徐洪客 (白) 容我思之。

(徐洪客思忖。)

徐洪客 (白) 哎呀，此地无险可据，太原山川雄峙，人才众盛，何不到那里相机行事！

虬髯公 (白) 太原有人，我辈岂能得志？

徐洪客 (白) 太原形势雄壮，安知不为我所用，何不同往太原，看情形如何，再作计较。

虬髯公 (白) 如此道兄先行，小弟有一仇人，乃是天下负心之贼，寻之十年，现已探明他的行踪，小弟即刻前往，取他首级，随后前往太原，与道兄相会。

虬髯公 (白) 遵命，道兄请。

徐洪客 (白) 请。

(徐洪客下。)

虬髯公 (白) 徐道兄已去，俺不免暗藏匕首，深夜前去，取了仇人首级回来；俺就此去也。

(西皮摇板)

忙登程将匕首身旁藏定，
要斩那仇人头此恨方平。

(虬髯公下。)

【第三场】

(红拂上。)

红拂 (西皮慢板) 在相府每日里承欢侍宴，
也不过众女子斗宠争妍；
虽然是相府中常承恩眷，
辜负了红拂女锦瑟华年；
对春光不由人芳心缭乱，
想起了红颜老更有谁怜。

(白) 奴家张氏，小字凌华。我父在陈朝为将，归顺隋朝，就在越公杨司徒府中执事。不幸父亲亡故，奴家养在府中，教成歌舞。每遇开筵见客之时，必须随班伺候。奴家性好书卷，爱习兵书，每闻呼唤之声，好不耐烦也！

(侍女上。)

侍女 (白) 相爷吩咐：在春阳阁下摆宴，叫你前去伺候。

红拂 (白) 知道了。

(侍女下。)

红拂 (白) 我正在此小息片时，又来呼唤，也是无可奈何，待我前面此后便了。正是：

(念) 歌成金缕无人识，舞罢霓裳只自怜。

(红拂下。)

【第四场】

(四兵士、院子同上，杨素白须蟒服上。)

杨素 (引子) 扫清江汉，作元勋，位冠朝班。

(念) 金鱼玉带应三台，将相还须盖世才；斧钺威权天下重，帐前号令肃风雷。

(白) 老夫杨素。身为名将，职任元戎；只因圣上游幸江都，命我留守西京，文武百官，尽归统属；这且不言，今日朝罢回府，后花园中百花盛开，已吩咐预备筵

宴，赏花取乐。
筵宴可曾齐备？

院子（白）齐备多时了。

杨素（白）去唤府中歌姬上来。

（院子向内。）

院子（白）歌姬们上来。

（红拂执拂同四歌姬同上。）

红拂（白）参见相爷。

杨素（白）罢了！园中百花盛开，正好对花饮酒。张美人，你就在牡丹花下，歌舞一回。

红拂（白）领均旨。

（红拂舞。）

红拂（西皮二六板）见春光三月里百花开遍，
撩人春色是今年；
随风弱柳垂金线，
灵和殿里学三眠。
红襟紫颌衔泥燕，
飞来飞去把花穿；
纷飞满地桃花片，
一双双蝴蝶舞阶前。
耳旁又听新莺啭，
好一似珠喉一串圆；
半空中又只见游丝百转，
浑不觉拖逗坠花钿。

（红拂近案前立。）

杨素（笑）哈哈！

（白）果然佳妙！也不枉老父教成歌舞的一番心事，生受你了。

红拂（白）谢相爷。

（典吏上。）

典吏（白）启相爷：李靖求见。

杨素（白）老父在此赏花饮酒，本当不见宾客；但是那李靖，听说是文武全才，今日到此，不妨一见。
唤他进来。

（典吏向内。）

典吏（白）有请李先生。

（李靖上。）

李靖（念）胸中韬略广，献策不干时。

典吏（白）李靖到。

李靖（白）司徒在上，李靖参拜。

杨素（白）罢了。

（红拂见李靖，注目。）

李靖（白）啊，司徒，方今天下大乱，英雄并起，明公为帝室重臣，当以收罗豪杰为事，若不以礼相待，天下英雄，恐怕不肯进明公之门了。

（红拂惊讶，看李靖，下。四歌姬暗同下。）

杨素（白）哎呀！言之有理。

（杨素起立，拱手。）

杨素（白）先生金玉之言，老夫领教了。
看座来。

（典吏移座。）

杨素（白）先生请坐。

李靖（白）告座。

杨素（白）先生有何高论？

李靖（白）司徒大人容禀：
（西皮快板）司徒重臣天下望，

且听书生说端详：
如今天下方扰攘，
司徒一身掌朝纲；
四海人心有趋向，
民心已去要提防；
根本重地须保障，
倘若疏虞后患长。

杨素 (笑)
(西皮摇板) 哈哈！
听罢了金玉言心中欢畅，
果然是盖世才韬略非常！
有老夫年高迈朝纲执掌，
有多少军国事少人商量。
看天下乱纷纷干戈扰攘，
但愿你展奇才佐理朝纲。

(白) 先生高论，老夫实在佩服！将来老夫的坐位，一定是先生的了。暂且请回，改日领教，恕不远送了。正是：

(念) 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数。

(杨素下。)

典吏 (白) 先生随我来。
(典吏、李靖同下。红拂上。)

红拂 (白) 适才见那李靖，神采非常；又在屏风后面，听他议论，果然不是寻常之辈，我在相府多年，未曾见过这样人物，我不免问明他的住处，再作商议。

啊，官儿转来。

(典吏上。)

典吏 (白) 何事？

红拂 (白) 相爷吩咐：问李先生排行第几？住在何处？

(典吏向内。)

典吏 (白) 李先生排行第几？住在何处？

李靖 (内白) 在下排行第一；就在玉津园居住。

典吏 (白) 李先生排行第一；就在玉津园居住。

红拂 (白) 晓得了。

(典吏下。)

红拂 (白) 哎呀且住！想我沉埋在此，终年歌舞，也不过是姬妾而已，终身断无出头之日。我看那李靖，是个盖世英雄，将来一定能成大业；我不免投奔于他，也不枉我平生的志气。今晚夜阑人静，我便私出府门，投奔与他便了。

哎呀不好！府中禁卫森严，孤身女子，如何能够出去？哦有了！我不免先去盗取令箭，等候夜深人静，我便改换男装，扮作军官模样，混出府门便了。

(西皮散板) 海内人才非易见，
全凭慧眼识英贤。

(红拂下。二更夫同上。)

二更夫 (同白) 奉了相爷之命，在此巡逻，需要小心。
(二更夫同下。红拂持令箭上。)

红拂 (西皮散板) 后堂私去盗令箭，
急忙回到绣房前。

(白) 令箭已经盗来，我便回到卧房，改换男装便了。

(西皮散板) 回身去把衣裳换，
舞衣脱了卸钗环；
改换男装不迟缓，
整备完时看一番。

(白) 打扮已毕，不知可像男人的模样？待我照镜一回。

(红拂取镜照。)

红拂 (白) 啊，像倒是像了，待我来学习男子行走罢。

(红拂笑。)

红拂 (白) 哎呀，这倒将就了！
 (西皮散板) 红粉佳人乔打扮，
 霎时变了一军官；
 拿定镜儿还自看，
 此番出去没遮拦。
 (白) 趁此夜深人静，不出门去，更待何时？哎呀相爷呀，你尚在睡梦之中，领我一拜便了！
 (西皮散板) 寂寞春风锁深院，
 我困居府内待何年？
 劈破彩笼双翼展，
 似水东流永不还。
 (白) 还有同行姊妹，相聚多年，一旦割舍，心中也有些难过！此时也顾不得了。我便带了令箭，提起灯笼，偷出大门，再做道理。
 (红拂携令箭、灯笼行，到大门。)
 红拂 (白) 门上何人看守？
 (守门官上。)
 守门官 (念) 夜深人静后，谁人叫开门？
 (守门官见红拂。)
 守门官 (白) 你何人？
 红拂 (白) 奉了相爷之命，有要紧公文，出府投递。快快开门。
 守门官 (白) 原来是承差老爷，多有得罪。
 红拂 (白) 快去开门便了。
 守门官 (白) 是是是。
 (守门官开门。红拂出门。)
 守门官 (白) 送老爷。
 红拂 (白) 不消。你自去把府门关上，小心在意。
 (守门官应，下。红拂绕场。)
 红拂 (白) 好了，早被我逃出府门来了。且喜四下无人，放胆前去。
 (二军士巡更同上。)
 军士甲 (念) 夜深更又深，
 军士乙 (念) 巡逻要小心。
 (二军士见红拂。)
 军士甲、
 军士乙 (同白) 哇！你何人？往哪里去？
 红拂 (白) 大胆的军士，敢来盘问你老爷！
 军士甲、
 军士乙 (同白) 你敢是奸细罢？
 红拂 (白) 俺乃越公府内军官，奉了相爷之命，有要紧公文前去投递，你为何拦阻与我？
 军士甲、
 军士乙 (同白) 可有令箭？
 红拂 (白) 令箭在此。
 军士甲、
 军士乙 (同白) 尊官多有得罪。
 红拂 (白) 我不来与你计较，你们去罢。
 (二军士应，同下。)
 红拂 (白) 你看这伙人，被俺三言两语，就哄过去了。
 (西皮摇板) 走过了大街前无人识认，
 等见了李郎时再说根源。
 (红拂下。)

【第五场】

(李靖上。)

李靖 (念) 才从相府归来晚，准备今宵看月明。
(李靖坐。)

李靖 (白) 适才在杨司徒面前献策，虽承厚待，未见推心。临行之时，有一手执红拂的美人，问我的住处，这是什么缘故？哎呀，那执拂的美人艳丽非常，我若是得与此人成为婚配，也不枉我李靖这样的人物。唉，他定是杨司徒最宠爱的人，如何妄想得的！趁这月明如水，夜静无人，我不免温习兵书便了。
(西皮原板) 在园中四无人更长夜静，
又只见窗儿外月色通明。
我这里看兵书孤灯对影，
那佳人留意我所为何情？
(白) 暖！天下何日得定！哪有心肠来想此事。
(西皮摇板) 这京都并非是久恋之境，
倒不如奔太原再看分明！
(李靖看书。红拂执灯笼上。)

红拂 (西皮摇板) 来到了玉津园月明夜静，
且喜得四下里悄无人声；
树林中有宿鸟惊飞不定，
望前面灯光里细看分明。
(白) 到此已是玉津园，不知李郎住在何处？
(红拂望。)

红拂 (白) 啊，有了，前面灯光之中，隐隐有读书之声，想必是了。待我前去叩门。
(红拂敲门。)

李靖 (白) 啊！夜深人静，为何有人叩门？待我看来。
(李靖开门。红拂进门。)

李靖 (白) 月光之下，看不明白，尊官何人？
红拂 (白) 我乃杨司徒府中来的，特来与先生有话细讲。
李靖 (白) 尊官多怠慢了，请里面讲话。
(李靖、红拂同进门，对坐。李靖背供。)

李靖 (白) 这位少年，神采非常，因何到此？
(李靖回身。)

李靖 (白) 尊官下访，有何见教？
红拂 (白) 足下可是三原李相公么？
李靖 (白) 便是在下。
(红拂脱帽。)

红拂 (白) 相公你看我是何人？
(李靖作惊。)

李靖 (白) 为何是个女子？
红拂 (白) 相公你可相认？
(李靖看。)

李靖 (白) 倒也十分面善！为何一时想不起来？
红拂 (白) 想不起来么？
(红拂出红拂。)

红拂 (白) 相公，你难道就不认得了么？
(红拂羞。)

李靖 (白) 啊，是了！今日在杨司徒府中有一个执红拂的女子，问我的住处，可就是你么？
红拂 (白) 不错的。
李靖 (白) 深夜到此，有何见教？
(红拂不语，寻思。)

红拂 (白) 呀，相公，妾自入杨府，所见往来宾客，都是庸庸之辈；今日见了相公，真乃是盖世英雄，妾身为此改装前来，投奔相公，求终身之托，望相公容纳。
李靖 (白) 原来如此！多承娘子美意。但是逃出杨府之时，恐怕有人知晓，司徒大人追究起来，卑人吃罪不起呀。
红拂 (白) 这个无妨。府中姬妾甚众，去者极多，杨司徒也不甚追究。请相公放心。

李靖 (白) 如此说来，娘子是我的一生知己。娘子请上，受卑人一拜。
 红拂 (白) 妾身礼当拜见。
 (李靖笑。)
 李靖 (白) 我好侥幸也。
 (西皮摇板) 多情难得逢仙眷，
 这是上天赐良缘。
 慧眼识认凭一面，
 平生知己是婵娟。
 红拂 (西皮摇板) 盖世英雄难得见，
 今宵会合是奇缘。
 盟誓百年成美眷，
 佳话还留万古传。
 李靖 (白) 天已不早了，请娘子安息了罢。
 红拂 (白) 相公请。
 (李靖笑，携手同下。)

【第六场】

(守门官上。)
 守门官 (念) 当差当差，奇事到来。
 (白) 我乃越公府中守门官便是。昨晚夜静更深，有一军官，叫开了门，今日听说府中逃走了一名手执红拂的歌姬，她是从哪里逃走的？莫不是那歌姬假扮军官，骗出门去的吗？这是我守门官的责成；我若是说出来，岂不是把我的饭碗打破了吗？好在我们相爷宽宏大度，从前也逃走了好几个，也没有十分的追究；此番也是马马虎虎过去就完了。我就装作不知道就是了。正是：
 (念) 人前休乱道，开口是非多。
 (白) 我还是睡我的中觉去。
 (守门官下。)

【第七场】

(李靖、红拂同上。)
 李靖 (西皮原板) 昨夜里玉天仙从天降下，
 同心人好一似并蒂奇花。
 红拂 (西皮原板) 两心同好一比彩翼双跨，
 最可敬李郎君盖世才华。
 李靖 (白) 娘子。
 红拂 (白) 相公。
 李靖 (白) 我两人天缘凑合，也非容易。此地不是久居之所，需要从长计议。
 红拂 (白) 相公有何高见？
 李靖 (白) 我有一好友，名唤刘文静，现在太原。那唐公世子李世民，盖世奇才，我意欲前去相会，不若与娘子同到太原，就在那里安身，岂不是好。
 红拂 (白) 但凭相公。
 李靖 (白) 如此，我们便改扮作进香夫妇模样，趁天色尚早，混出城门，再作商议。
 红拂 (白) 遵命。
 (李靖、红拂改扮。)
 李靖 (西皮摇板) 乔扮作进香人离了都下，
 我本是江海人到处为家。
 红拂 (西皮摇板) 我两人同心意夫妻非假，
 莫教人猜做了野草闲花。
 (李靖、红拂同下。)

【第八场】

(刘文静冠带上。)

刘文静 (念) 识时为俊杰，乘势是英雄。
(白) 下官刘文静，自与李药师分手之后，来至太原，唐公世子李世民，一见倾心，十分厚待，将我引荐唐公，命我为山西晋阳县令。那李公子素有大志，欲取中原，待时而动，每事与我商量，我想成大事者，必须人才以为辅佐。那李药师乃天下奇才，他前往西京，未必得志；一定前来太原。等李公子到来，与他说知便了。

(院子上。)

院子 (白) 禀老爷：李公子到。
刘文静 (白) 有请。

(李世民上。)

李世民 (念) 胸中万丈长虹气，要取山河定太平。
(白) 啊，刘兄。
刘文静 (白) 公子到了，请坐。
李世民 (白) 方今隋帝驾幸江都，万民愁苦，群雄并起，争取中原。我意欲就晋阳起兵，以图大业，特来与刘兄商议。

刘文静 (白) 公子之言是也。方今天下大乱，隋家天下，断不能保；正当乘时起兵，建万世之业。但是成大事者，必须人才辅佐方可成功。下官有一好友，姓李名靖，乃是天下奇才。等他前来，从长计议。

李世民 (白) 如此甚好。等李药师到来，再作商议，告辞。
刘文静 (白) 恕不远送。
李世民 (白) 请。
(李世民下。)

刘文静 (白) 你看李公子英武非常，将来必成大业，好不可喜也！
(刘文静下。)

【第九场】

(李靖、红拂同上。)

李靖 (西皮摇板) 古驿千山斜照影，
红拂 (西皮摇板) 残春一路鸟啼声。
李靖 (白) 娘子！我们离了西京，趲行数日，到此已是山西灵石县，料无妨事了。
红拂 (白) 正是。
李靖 (白) 前面有一宿店，待我问去。

(李靖下马。)

李靖 (白) 店家有么？
(店家上。)

店家 (白) 客官可是住店么？
李靖 (白) 正是。
店家 (白) 随我来。

(店家引李靖、红拂同进店。)

李靖 (白) 这里却好。娘子，窗明几净，娘子暂且休息，改换衣装；卑人暂在门外刷马，少刻就要回来。
红拂 (白) 相公请便。
(李靖下，红拂更衣，临镜梳妆。)

红拂 (白) 呀！
(西皮摇板) 在店中开妆镜青丝细挽，
正对着明窗下自整云鬓；
虽然是长途中征鞍不惯，
幸得是风尘里未损容颜；
我这里新妆罢镜中顾盼，
等候他回来时好与郎看。

(虬髯公携革囊上。)

虬髯公 (西皮摇板) 携着了仇人头长途忙趲,
来到了店门前忙下雕鞍。
(白) 店家快来。
(店家上。)

店家 (白) 来了来了, 客官请里面坐。
(虬髯公进内, 投革囊, 仰卧, 见红拂。)

虬髯公 (白) 噫嘻, 好一个绝色女子! 这是哪里来的?
(虬髯公看红拂, 红拂见虬髯作惊, 李靖欲入, 怒, 欲拔剑, 红拂从背后摇手, 寻思, 起立。)
(红拂背供。)

红拂 (白) 我看此人定是个英雄豪杰, 待我上前问过。
(虬髯公背供。)

虬髯公 (白) 我看这女子, 神采非常, 一定是个奇女子, 她是甚等样人?
(红拂至虬髯公面前万福。)

红拂 (白) 请问尊客上姓?
(虬髯公答揖。)

虬髯公 (白) 俺姓张。
红拂 (白) 啊, 尊客姓张, 妾身也姓张, 可是一家人了。尊客排行第几?
虬髯公 (白) 排行第三。
红拂 (白) 呀三兄。
虬髯公 (白) 娘子排行第几?
红拂 (白) 小妹居长。
(虬髯公喜。)

虬髯公 (白) 如此, 是一妹了。幸会幸会。
红拂 (白) 李郎快来。
(李靖入。)

红拂 (白) 过来见过张三兄。
(李靖揖。)

李靖 (白) 张三兄有礼。
虬髯公 (白) 有礼。敢问上姓?
李靖 (白) 小弟三原李靖。
虬髯公 (白) 原来是药师兄, 幸会幸会。
李靖 (白) 未曾领教三兄大名?
虬髯公 (白) 俺张仲坚。
李靖 (白) 原来是虬髯公! 今日幸会, 真乃可喜之至也。
虬髯公 (白) 一妹是李兄何人?
李靖 (白) 便是拙荆。
(虬髯公大笑。)

虬髯公 (白) 好一对美满的夫妻, 可喜可贺!
红拂 (白) 张三兄请上坐。
虬髯公 (白) 大家同坐。
(虬髯公中坐, 李靖、红拂左右坐。)

虬髯公 (白) 李郎从哪里来?
李靖 (白) 从西京而来。
虬髯公 (白) 今欲何往?
李靖 (白) 要往太原而去。
虬髯公 (白) 俺也要往太原, 却在此幸会。
李靖、
红拂 (同白) 可算是天缘会合了。
虬髯公 (白) 李郎, 俺腹中饥饿, 这炉中所煮何物?
李靖 (白) 是羊肉, 早已熟了, 三兄何妨共食。
虬髯公 (白) 如此甚好。
李靖 (白) 店家将熟羊肉端上来。
(店家上, 送杯箸, 下。李靖、红拂、虬髯公共坐, 举杯。)

虬髯公 (白) 啊! 李郎, 俺从长安带来一物, 可增饮酒之兴, 不知李郎可以共赏否?

李靖 (白) 三兄不弃, 愿共观赏。

(虬髯公取革囊放在桌上, 红拂看囊内, 知是人头。)

红拂 (白) 张三兄, 此乃何人首级, 三兄如此痛恨于他?

虬髯公 (白) 此乃天下第一负心之人, 平日阴谋诡计, 害人不少; 今日被俺杀却, 真乃大大快事也。

(西皮散板) 提起了这人头我心中痛恨,
他本是天下的负心之人。
弄阴谋施诡计害人无算,
因此上取了他人头与心。
从今后与世人除了大患,

(虬髯公饮酒, 大吃羊肉。)

虬髯公 (西皮散板) 霎时间好一似风卷残云。

(虬髯公饮酒。)

李靖、
红拂 (同白) 大家同饮。

虬髯公 (白) 再干一杯。

李靖、
红拂 (同白) 张三兄真乃英雄也。

虬髯公 (白) 李郎! 我看一妹, 神采非常, 定不是寻常女子。李郎想必是个贫士, 不知一妹从何而来?

李靖 (白) 三兄所见不差。若是别人动问, 断不敢言; 我看三兄是个英雄侠义之人, 不敢隐瞒, 三兄听了:

(西皮摇板) 只为那越国公威权无外,
相府中来献策高论一回;
多承了老司徒改容相待,
遇见了红拂女青眼怜才。

虬髯公 (白) 一妹既是杨府之人, 为何能归李郎?

红拂 (白) 三兄听了:

(西皮摇板) 虽然是杨府中侯门似海,
怎错过李郎君盖世英才。
因此上改男装逃出府外,
与李郎成眷属两意和谐。

(虬髯公大笑。)

虬髯公 (白) 原来如此。一妹是慧眼能识英雄, 李郎是奇策能安邦国。俺张仲坚, 真是有缘相会, 好不痛快人也。

李靖 (白) 三兄不弃, 便当结为生死之交, 也好彼此相助。

虬髯公 (白) 只怕高攀不起!

李靖、
红拂 (同白) 三兄请上, (小弟) (小妹) 有一拜。

虬髯公 (白) 愚兄也有一拜。

(李靖、红拂、虬髯公同拜, 同坐。)

虬髯公 (白) 贤弟, 方今天下大乱, 群雄并起, 贤弟结交四海英才, 可曾看见异人否?

李靖 (白) 小弟曾听说一人, 可算有帝王之略; 其余不过是将帅之才而已。

虬髯公 (白) 他乃何人?

李靖 (白) 与小弟同姓, 名叫李世民。

虬髯公 (白) 他是何等样人?

李靖 (白) 乃节度使之子。

虬髯公 (白) 现在何处?

李靖 (白) 现在太原。

(虬髯公惊。)

虬髯公 (白) 啊, 现在太原么?

李靖 (白) 张三兄, 为何惊怪起来?

虬髯公 (白) 只因道兄徐洪客与我共商大事，是他闻人言道：太原人才众茂，俺有些不信，意欲前往一看，徐道兄已往太原，等候于俺；如今听贤弟说来，竟真有这等非凡人物，不知天下鹿归谁手了！

李靖 (白) 原来如此。

虬髯公 (白) 贤弟何日可到太原？

李靖 (白) 下月初一，可到太原。

虬髯公 (白) 俺便先到太原，与徐道兄相会；贤弟到了之后，就烦贤弟引见，与那李世民相会如何？

李靖 (白) 小弟有一好友刘文静，与李公子交厚，我们到了太原，就烦刘兄与我们引见就是了。

虬髯公 (白) 如此甚好。愚兄先行，等候那日在汾阳桥相会，就此去也。

(虬髯公上马。)

虬髯公 (西皮摇板) 辞别上马太原进，
汾阳桥下再谈心。

(虬髯公急下。)

李靖 (白) 你看三兄此去，疾如风雨，令人可惊，令人可喜。

红拂 (白) 相公趁早启程，到汾阳桥下，再与三兄相会便了。

李靖 (白) 正是。
店家算清账目，与我备马，就此趲行。

(李靖、红拂同上马。)

李靖 (西皮散板) 跨上雕鞍往前行，

红拂 (西皮散板) 到了太原看分明。

(李靖、红拂同下。)

【第十场】

(徐洪客上。)

徐洪客 (西皮摇板) 太原士马多雄俊，
英雄果属李世民！

(白) 自与张贤弟分手之后，来到太原，听得唐公世子李世民英武非常，素有大志，深得人心，若果如此，恐张贤弟难以得志了！我也曾与他定期，约他在汾阳桥下相会，今日想必到了。等他来时，再作商议。

(虬髯公上。)

虬髯公 (念) 中原逐鹿雄心壮，只怕太原出异人。

(虬髯公见徐洪客。)

虬髯公 (白) 啊，徐道兄，可先到了。

徐洪客 (白) 来了多时了。啊，贤弟，路上有何消息？

虬髯公 (白) 别无消息。但在灵石店中遇见三原李靖夫妇二人，都是奇才；特与他们结拜。李贤弟说道：太原公子李世民，盖世奇才，有帝王之略，他也要到太原，来见李公子，我们一同去见，便知分晓。

徐洪客 (白) 正是。愚兄在此，听道李世民盖世奇才，深得人心，若果如此，贤弟恐怕难以得志！

虬髯公 (白) 但凭人言，未可深信。待见了李世民之后，再作计较；今已十月初一，李药师、张一妹夫妇，敢待来也。

(李靖、红拂同骑马上。)

李靖、
红拂 (同西皮摇板) 并马来到汾阳境，
见了张兄说分明。

(李靖、红拂见虬髯公、徐洪客。)

李靖、
红拂 (同白) 张三兄早已在此。

虬髯公 (白) 李郎、一妹，一路辛苦。啊，贤弟贤妹，过来见过徐道兄。

李靖、

红拂 (同白) 徐道兄有礼。
徐洪客 (白) 还礼。
啊, 张贤弟, 这就是李药师与张一妹么?
虬髯公 (白) 正是。
徐洪客 (白) 果然是名不虚传, 幸会幸会。
李靖 (白) 我等便要同去, 拜见刘兄; 但是贱内需要安置。
虬髯公 (白) 俺已借下王寡妇家, 安顿一妹, 贤弟不必操心。
李靖、
红拂 (同白) 有劳三兄费心。
徐洪客 (白) 如此, 李郎、一妹先到寓处, 安顿行李; 我们一同前去, 拜会刘兄便了。正是:
虬髯公 (念) 英雄遇合皆知己,
徐洪客、
李靖、
红拂 (同念) 际会风云自有期。
(红拂下, 李靖、虬髯公、徐洪客同走圆场。)
李靖 (白) 到此已是刘兄家下, 待我前去叫门。
门上有人么?
院子 (白) 是哪位?
李靖 (白) 三原李靖, 特来拜访。
院子 (白) 请少等。
(院子回身。)
院子 (白) 有请老爷。
(刘文静上。)
刘文静 (白) 何事?
院子 (白) 禀老爷: 有李靖相公前来拜访。
刘文静 (白) 啊, 李药师来了。快快有请。
(刘文静、李靖同相见。)
刘文静 (白) 药师兄别来无恙?
李靖 (白) 刘兄久违了。
刘文静 (白) 二位何人?
李靖 (白) 乃是徐洪客、张仲坚二位兄长, 过来见过刘兄。
徐洪客、
虬髯公 (同白) 刘兄有礼。
刘文静 (白) 还礼。徐、张二兄, 都是当世英雄, 今日幸会了。请坐。
(刘文静、李靖、虬髯公、徐洪客同坐。)
刘文静 (白) 药师兄为何来迟?
李靖 (白) 小弟去到西京, 见了越公杨素, 虽承有待, 未见推心, 却有杨府中歌姬张氏, 垂青与我, 结为夫妇。从西京一路到此, 行至中途与徐张二位会面, 故而来迟。
刘文静 (白) 是了。徐、张二位仁兄, 到太原何事?
李靖 (白) 徐、张二位, 听得李世民公子, 盖世英才, 意欲一见, 求吾兄先容, 因此同来拜访。
刘文静 (白) 这有何难。家院吩咐预备酒宴, 与三位老爷接风; 一面着人前去请李公子, 即刻到来, 一同饮酒。
(院子应, 下。上, 摆酒。刘文静安席。)
刘文静 (白) 三位仁兄请上坐。
徐洪客、
虬髯公、
李靖 (同白) 多扰了。
(刘文静、李靖、虬髯公、徐洪客同饮酒。院子上。)
院子 (白) 李公子到。
刘文静 (白) 有请。
(李世民扎巾披斗篷上。)
李世民 (念) 群雄方叛乱, 立志定中原。

(白) 刘兄请了。
 (徐洪客、虬髯公一见惊异。)

刘文静 (白) 公子来了。
 李世民 (白) 三位何人?
 刘文静 (白) 此乃徐洪客, 此乃张仲坚, 此乃李药师。
 三位一同见过公子。

徐洪客、
 虬髯公、
 李靖 (同白) 公子有礼了。
 李世民 (白) 还礼。都是当世英雄, 今日幸会。

徐洪客、
 虬髯公、
 李靖 (同白) 太夸奖了。
 李世民 (白) 药师兄为何来迟?
 李靖 (白) 只因前往西京, 绕道至此, 故而来迟。
 李世民 (白) 原来如此。啊, 药师兄, 久闻刘兄称道高才, 今日到此, 一定要求相助。
 李靖 (白) 如此甚好。
 徐洪客 (白) 刘兄, 桌上设有棋枰, 一定是个国手, 不知平日与何人对局?
 刘文静 (白) 李公子常来下棋, 就请徐兄与李公子对局一枰, 如何?
 徐洪客 (白) 甚愿领教。
 (设棋枰, 李世民、徐洪客对局, 虬髯公、李靖、刘文静旁观。)

虬髯公 (白) 李贤弟, 你看两下相持, 胜负未决, 不知何人能定中原, 也与今日时局一样了。
 李靖 (白) 正是: 成败全在争先一着; 也好比棋局一样。
 (李世民下一子, 徐洪客起立推枰。)

徐洪客 (白) 此局全输, 不用再下了。
 (众人同起立。)

徐洪客 (白) 张贤弟过来, 此处乃是别人之天下, 你我不必妄想, 快快回去罢。请了!
 (徐洪客急下。)

虬髯公 (白) 刘兄, 小弟暂且告辞; 改日再会罢。请!
 (虬髯公急下。)

李世民 (白) 看他二人慌忙而去, 不知是何缘故? 药师兄, 我们在此细谈罢。
 李靖 (白) 在下还有话与张兄面谈, 改日再来陪伴公子, 就此告辞了。
 (西皮快板)
 今日相见已恨晚,
 公子志略果非凡;
 暂辞出府即回转,
 辅助公子定江山。

刘文静、
 李世民 (同白) 恕不远送。
 (李靖下。)

李世民 (白) 你看这徐道士, 疯疯癫癫, 可怪得很呀。
 刘文静 (白) 这徐洪客, 识力过人; 见公子状貌非常, 雄才大略, 众望所归, 他也不必再说了。
 李世民 (白) 只怕未必。
 刘文静 (白) 请到后堂, 商议正事。正是:
 (念) 壮志欲开新岁月,
 李世民 (念) 雄才收拾旧山河。
 (刘文静、李世民同下。)

【第十一场】

(虬髯公上。)
 虬髯公 (西皮摇板) 看中原归李氏棋局难改,
 好江山今有主早已安排;

实指望做神龙飞腾巨海，
又谁知李世民命世奇才；
倘若是我与他争夺不解，
苦了他众黎民再受兵灾！
我只得去他方别寻世界，
又岂肯更低头拜伏尘埃。
哎，罢了呀，罢了。

(白)

(李靖急上。)

李靖 (白)

三兄为何走得如此匆忙？

虬髯公 (白)

贤弟有所不知，愚兄素有大志，意欲平定中原，以图王业。徐道兄说过：太原山川雄峙，人才鼎盛，可以有为。为此同来太原，欲图进取，谁知李世民果然智略非常，这锦绣中原，断无我份；我不免别寻世界，不能在此久留了。

李靖 (白)

三兄要往哪里去？

虬髯公 (白)

此时我不便明言，我即刻回到西京，料理正事，贤弟可告知一妹同往西京，去到武陵坊曲木桥松下板门小宅，便是我家。须要叫俺娘子，与你们相见；还有要紧的话，到时叙谈，贤弟不要忘怀了。

李靖 (白)

当得遵命。三兄几时回转西京？

虬髯公 (白)

即刻就要起程。贤弟与一妹作速前来，不可迟误，俺要告辞了。

(西皮散板)

辞别了李贤弟更图再会，
等候你到西京细说一回。

(虬髯公下。)

李靖 (白)

三兄已去，待我回到客寓，将此情由告知娘子，一同前往西京便了。

(西皮散板)

大英雄本待要平吞四海，
又谁知创大业另有雄才；
约会了张三兄西京等待，
必须要同娘子早日前来。

(李靖下。)

【第十二场】

(四家丁、四婢女同上，虬髯公扎巾绣袍、虬髯妇艳装同上。)

虬髯公 (西皮散板)

四海人才不可量，
李郎、一妹本非常；
夫妻同坐后堂上，
等候一妹与李郎。

(白)

娘子，今日李郎、一妹前来拜访，须要以礼相待。

虬髯妇 (白)

晓得。

虬髯公 (白)

你们去到门外，等候李相公、李娘子到来，速速通报。

(家丁应，二家丁作门外分立。李靖、红拂同上。)

李靖 (白)

到此已是武陵坊，待我下马。

(二家丁同打躬。)

二家丁 (同白)

奉家爷之命，迎接李相公、李夫人。

李靖 (白)

罢了。与我通报。

二家丁 (同白)

李相公、李夫人到了。

虬髯公 (白)

哈哈，果然到了。吩咐鼓乐相迎。

(鼓乐，李靖、红拂下车马，相见。)

李靖、

红拂 (同白)

三兄。

虬髯公 (白)

贤弟、一妹可好？

李靖、

红拂 (同白)

三兄好。

虬髯公 (白)

这是你家嫂嫂，过来相见。

李靖、

红拂 (同白) 三嫂在上, (小弟) (小妹) 参拜。
 虬髯妇 (白) 为嫂也有一拜。
 (李靖、红拂、虬髯公、虬髯妇同拜, 虬髯公笑。)
 虬髯公 (白) 吩咐摆宴。
 (东西两桌, 鼓乐, 虬髯公与李靖安席, 虬髯妇与红拂安席, 各坐定, 四侍女斟酒, 举杯, 乐止。)
 李靖、
 红拂 (同白) 今日兄嫂如此大力相待, (小弟) (小妹) 实在不安。
 虬髯公 (白) 贤弟、一妹听了!
 (西皮快板) 张仲坚在华堂开言细讲,
 李郎、一妹听端详:
 俺待要把四海群雄齐扫荡,
 夺取中原做真王。
 自见了李世民才出我上,
 徐洪客他叫我别图他方;
 从今后我便去飞扬海上,
 这中原无我份不再商量;
 这家财数百万无人执掌,
 与一妹做妆奁略表心肠。
 (白) 贤弟、一妹, 愚兄生平立志不小, 要作中原之主, 谁想众望所归, 那李世民已占先筹, 此处中原, 无有我立足之地。我要去到海上别图大举, 家财百万已无用处, 不如全数赠与一妹, 做个妆奁, 也略表愚兄一点诚意, 一妹不必推辞了。
 红拂 (白) 三兄说哪里话来! 小妹承三兄过爱, 十分感激, 这家财过厚, 是断断不敢领的。
 虬髯公 (白) 一妹不必推辞, 我看一妹天人之姿, 是女中第一豪杰; 李郎命世之才, 是天下第一英雄, 非一妹不能识李郎, 非李郎不能遇一妹。太原李世民是个明君, 李郎持此家财, 辅助英主, 必成大业。俺主意已定, 不必推辞, 你且收下了。
 李靖、
 红拂 (同白) 三兄如此盛情, (小弟) (小妹) 如何当得起!
 虬髯公 (白) 家院把册卷鑰锁都拿过来。
 (虬髯公拿单。)
 虬髯公 (白) 贤弟、一妹请收下了。
 (李靖、红拂接。)
 虬髯公 (白) 家丁侍女们, 李郎、一妹, 是你们的主人, 都来拜见。
 (众人齐拜。)
 李靖、
 红拂 (同白) 不用拜了。
 (众人同起。)
 红拂 (白) 今日之会, 非比寻常, 张三兄如此高义, 弟妹等无以为报, 小妹自幼学习剑法, 意欲当场献丑, 舞剑一回, 与三兄醒酒, 不知三兄肯赐教否?
 虬髯公 (白) 正要领教。侍女们与李夫人更衣。
 (作乐, 红拂持剑中立。)
 红拂 (白) 小妹就要献丑了。
 (红拂舞剑。)
 红拂 (南梆子) 在筵前双手儿分开两剑,
 好一似双飞燕戏舞阶前;
 既不是化龙形空中百变,
 又不是白猿女道法相传;
 也不是留仙裙回风自转,
 也不是汉宫中人柳三眠。
 多感他张三兄深恩不浅,
 这一别再相逢不知何年。
 (红拂再舞剑。虬髯公大笑。)
 虬髯公 (白) 一妹剑法精奇, 愚兄十分佩服, 有劳贤妹了。贤弟、一妹, 愚兄不能久留, 就要远别了。

力奴何在？

(力奴上。)

力奴 (白)

在。

虬髯公 (白)

预备车辆，即刻起程。

力奴 (白)

遵命。

(力奴下。)

虬髯公 (白)

贤弟、一妹，愚兄此去，今日不能相见；他日东海之上有传闻轶事，乃是愚兄得意之秋，那时贤弟、一妹可以酌酒遥祝。愚兄就此去也。

(西皮散板)

这一去不回头飞扬海上，
等待俺得志时东海波扬。

(虬髯公、虬髯妇同下。)

红拂 (白)

你看三兄头也不回，竟自去了。

李靖 (白)

真乃大英雄也！三兄此去，必然成功；等他成事之日，我与你酌酒相贺便了。

正是：

(念)

盖世英名一俊豪，平生侠气远冲霄；

红拂 (念)

流传佳话千秋少，付与丹青姓字标。

(李靖、红拂同下。)

(完)